

锦 城 散 花 楼 小 考

常 崇 宜

锦城散花楼是成都历史上著名胜迹，一般认为是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隋朝蜀王杨秀所建（《方輿胜览》）；又一说始建于唐代（明《天启成都府志》）。民间相传则称是天女散花之处，并由此得名。李白著名的“登锦城散花楼”一诗：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登一望，如上九天游。

生动地描绘了散花楼峻巍辉煌的盛貌，抒发了诗人登高极目远望的忧情，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但散花楼究竟在成都哪里，却历来众说纷纭。清代乾隆时学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引《成都记》说：“散花楼，在摩河池上。”今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也说：“散花楼，在摩呵（同河）池上”。时人多从此说，概出于同一来源。摩河池据《方輿胜览》载，是隋蜀王杨秀筑广成都子城时，取土于此挖成的池塘。《元和志》记其地在成都“州中府城内”。明《天启成都府志》和清《同治成都县志》也都说在明藩王城，即今市中心人民南路一带，这是人们公认无疑的。由此推证，散花楼自然也应在城中心了。不过，如对这种广为流传的说法稍加详考，就会发现矛盾百出，疑点很多。

据《方輿胜览》记载，散花楼一名锦楼，又名锦江楼，在成都龟城上，登楼可以

“前瞰大江，西眺雪岭，东望长松，二江合流”。这里并没有明确指出方位，究竟在龟城的哪一边？因为成都北与东边有郫江（府河）、南有流江（锦江），几乎可说四面都有江水，而郫江与流江古代亦有人笼统地泛称为锦江。也就是说古代城中的任何高楼，几乎均能“前瞰大江”。而“雪岭”指今阿坝自治州的岷山山脉，常年顶峰积雪不化，也就是红军长征时过的雪山。“长松”则指成都东边四十华里处的龙泉山脉。只要天气晴朗，雪岭与长松也都是很容易望见的。只有“二江合流”的地理方位稍为具体一点。“二江”源出于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广义泛指都江堰分岷江水为内、外江，狭义也可认为系指成都位于郫江、流江汇合处。

“二江合流”之处在城东南，俗称南河口，唐宋的合江亭即在附近，今为安顺桥与九眼桥之间。既然古人登锦城散花楼，能望见“二江合流”，则从文意分析，似乎应在城郊江边，并以城东、城南的可能性为最大，这就与“摩河池上”的说法产生了矛盾。

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认为散花楼即“东城楼”，把它归入成都“东门之胜”。《天启成都府志》明确记载其地在“府城东北隅”。清《一统志》也说散花楼在“华阳县东北隅”。明、清两代距今不远，典籍保存较完整，又讲得这样确切，看来散花楼既不在城中心摩河池上，也不在城东南“二江合流”附近，而该在城东北一带了。不过如稍加细考，又可发现，这却又未必是李白所

登的散花楼。

唐人张祐有一首《散花楼》诗，中有“锦江城外锦江头”，“杜鹃声在散花楼”之句。宋人喻汝砺也有一首《散花楼》诗，头两句是：“濯锦江边莎草浓，散花楼畔天芙蓉”。上述锦江，特别是“濯锦江边”的锦江，显然应指城南浣花溪以下一段江水，而不是城北、城东府河的泛称。南宋诗人陆游的《初春出游》一诗，有“犍车芳草南陌头”，“万里桥西系黄骝，为君一登散花楼”之句，讲他出南门到万里桥西登上了散花楼。这就讲得更为具体、准确了。把这三首诗联系起来看，散花楼又应在城南万里桥西的锦江之滨。

一个楼有这样多的名称、又处于几种不同的方位，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说：“成都府有散花楼，盖古今记载楼名不同有若此者，然其实则一楼也”。他看出了楼名可以因人而定，是颇有见地的。但他却没有讲透楼址可以因时而变，只好笼统地说“然其实则一楼也”，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其实，历史地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成都历史上江河城池即曾多次变迁，如唐代高骈就把郫江由城南搬到了北门外；成都又曾多次遭到各种战争的严重破坏，名胜古迹的“搬家”，实为常事。诸如唐代西川节度

使李德裕修建的筹边楼，南宋范成大把它建在子城西南，明代又重建于城东大慈寺前面，曹学佺认为：“楼随使节迁移，元无定处，盖得其实焉”。又如武担山究竟在哪里，前人也早就说过“恍惚难凭”，甚至可能在北门外二三十里处的学射山一带（岳森《汉唐成都故城考》）。而学射山所在，宋、明在北大路今昭觉寺以东，到了清代又跑到成都西北新繁道旁去了（见清同治《成都县志》舆地图）。今人多称武担山在城内北较场里，是指宋代以后的武担山，且亦仅为一家之言。甚至就连昭觉寺、青羊宫这些名胜，历朝也重建过好几次，丁丁然称古址即今址，实乏明确考证依据。

今天以历史的辩证眼光考查，应当认为散花楼在明清两代，位于城的东北隅，有地方志为确证。至于唐宋两代的散花楼，显然在城西南万里桥与旧笮桥（今百花潭附近）之间的江边。也只有在这里，才更贴切地既可“前瞰大江”，又能“西眺雪岭，东望长松，二江合流”，符合古籍记载。也才最容易使李白登楼后产生“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的浮想联翩。清人王琦和今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同志们在注解李白诗时，把锦城散花楼说成在摩河池上，是不熟悉成都历史地理，上了死书的当而以谬传谬。

作者·读者·编者

本刊从1981年第四期开始连载潘述羊同志的《写作掌故杂谈》，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现因该书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作者的要求，从本期起停止刊载。